

#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論析

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提 要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作於1100年，即其去世前一年，是回覆謝民師有關散文寫作的一封信，信中提出「文理自然」、「辭達」的寫作理念，可謂其終生散文寫作的思想精華。

〈與謝民師推官書〉的墨跡現藏上海博物館，卷後有陳繼儒、董其昌等人的題跋，分析蘇軾的書法特色。

本文擬從文字內容和書法形式等方面，探討蘇軾對於散文、辭賦的文體觀念，以及「行雲流水」在文學創作和書法表現上的具體實例。

**關鍵詞：**蘇軾 書法 散文 辭賦 文學理論

#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論析

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10），蘇軾自海南北歸，（農曆）十月間，晚輩友人謝民師到廣州與東坡相見，並出示所作詩文請東坡指教。十一月間，東坡到了峽山寺<sup>①</sup>，回信給謝民師，答覆他有關文章寫作的觀念和方法。第二年七月，東坡病逝於常州。〈與謝民師推官書〉<sup>②</sup>可謂東坡一生對散文寫作的總結，尤其是強調「辭達」的主張，已成為後人認識東坡文學理論的重要依據。

此外，〈與謝民師推官書〉的書蹟，現藏上海博物館，是存世四十餘件題名東坡所書的作品中年代較晚，筆法老練成熟的代表。

過去學者討論〈與謝民師推官書〉，皆從文字文本談蘇軾的文學觀，成果斐然<sup>③</sup>，對於此信之收件人謝民師罕見關注<sup>④</sup>。本文首先探討蘇軾與謝民師之交遊，

---

① 即廣慶寺，在今廣東省清遠縣清遠峽。

② 本文又題〈答謝民師書〉，見宋·蘇軾撰，宋·郎晔選註，龐石帚校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卷46，頁779-781。由於蘇軾另有兩封給謝民師的書信存世，為有所區別，本文依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49，頁1418-1419。

③ 如孫民：〈關於蘇軾的「辭達」說〉，《瀋陽教育學院學報》第1卷第1期，1999年3月，頁46-49。王啟鵬：〈論蘇軾的「辭達」創作理論〉，《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2003年6月，頁47-51。

④ 可參看謝燕頤：〈蘇軾《答謝民師論文帖》考析〉（<http://www.chinaxieshi.cn/Article/xswh/200810/1448.html>）。

繼而從「原則論」、「方法論」、「文體論」及「風格論」等方面分析〈與謝民師推官書〉中的散文藝術觀。最後研究〈與謝民師推官書〉的書法與題跋。

## 二、蘇軾與謝民師

謝民師爲江西新淦人，名舉廉，神宗元豐八年（1085）登進士第<sup>⑤</sup>。元祐三年（1088）爲吉州司法參軍<sup>⑥</sup>。哲宗元符三年（1100），爲廣州推官，往見蘇軾。曾敏行《獨醒雜志》記曰：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sup>⑦</sup>

東坡有詩贈謝民師，題爲〈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sup>⑧</sup>

⑤ 〈臨江四謝〉：「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見宋·岳珂：《桯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9，卷11，頁14。

⑥ 宋·劉昉：〈諸公紀贈四謝詩序〉，《龍雲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19，卷24，頁13。

⑦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收入《全宋筆記》第四編五（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1，頁124-125。

⑧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4，頁2392。

除了〈與謝民師推官書〉之外，東坡文集中還有兩封書信給謝民師，時間大約都在元符三年十月和十一月左右，其中一封提及謝民師和東坡幼子蘇過（1072-1123）交往，東坡云：「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啓發小子矣。」<sup>9</sup>蘇過有〈次韻謝民師〉詩：

老鶴過海仍將雛，澹然如將沒齒疏。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貧賤隙白駒。  
飄流僅以虞夫子，饑坐弦歌古儋耳。不堪秦嶺望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  
廣文才名三十年，困窮直到寒無氈。將軍夜行遭醉尉，曲逆解衣嘗刺船。  
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饑人但覺粃糠美，憂患始知田舍樂。  
夢中猶記魚相濡，莊叟屢困監河枯。<sup>10</sup>

蘇過在詩中表達了追隨父親渡海，在海南時深感人生如寄，不敢奢望北歸的心情。他將東坡比喻為鄭虔（685-764），李廣和陳平，即使困厄潦倒，依然堅定不移；在失勢途窮之際，也能含苦隱忍。鄭虔在安史之亂後，因為蒐集記錄當朝異聞，被誣告私撰國史，被貶謫台州。在荒蕪的台州，鄭虔設帳授徒，弦歌不輟。西漢大將軍李廣曾經縱橫沙場，叱吒風雲；退役後一日醉飲晚歸，過了宵禁時分，至霸陵亭，被霸陵亭尉呵止。陳平為了逃命，解衣幫助船夫撐船，以證明自己並沒有金玉寶器隨身。歷經憂患生活，更能體悟莊子「相濡以沫」、「相忘江湖」的說法。謝民師和蘇家父子的情誼，有如及時甘泉，給予心靈無上的滋潤，這也正是東坡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開篇所言的：「東坡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東坡與謝民師的交往時間很短，在寫〈與謝民師推官書〉時，兩人還沒見過面，然而謝民師請東坡賜教的作品，卻得到了東坡極力的推崇盛讚：「所示書教

<sup>9</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謝民師二首〉之二，《蘇軾文集》，卷56，頁1679。

<sup>10</sup>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冊23，卷1352，頁15471。

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謝民師的《上金集》和《藍溪集》都已亡佚不傳，目前僅見三首詩和兩則斷句。例如《苕溪漁隱叢話》引《漫叟詩話》云謝民師有〈西捷口號〉詩：

聖明陛下如先帝，闢國謀臣似召公。不遣毛嬙嬪漠北，只將魏尚守雲中。  
百年境土逡巡復，萬里窠巢指顧空。今日版圖非昔日，玉關西有嶺名蔥。<sup>⑪</sup>

詩中高揚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與西夏在平夏城（今寧夏固原西南）戰役大獲全勝的振奮激昂，歌頌謀臣如周武王之弟召康公，名將如西漢守雲中的魏尚。經過這次戰役，北宋收復了部分失土，擴大了版圖。

在南宋孫紹遠編的題畫詩選集《聲畫集》中，有謝民師〈戲題指紋鬪牛圖〉詩：

左者前其角，右者後其足。浼君雙指螺，戰此兩殼觥。草長水遠日悠悠，  
不向桑間自在休。蝸頭尚可屠蠻觸，壁上從今鬪二牛。<sup>⑫</sup>

此詩生動描述了兩牛相鬥的形象，乍看之下，以為是實景，後來才知是畫家用指頭作的畫。《莊子·則陽》云蝸牛頭上兩角，一為蠻國；一為觸國，蠻觸尚且相爭，壁上的兩牛纏鬥也始終不休了。

再如〈浴日亭〉詩：

煌煌太陽精，浴以滄溟水。光潤無纖滓，畏愛從此始。<sup>⑬</sup>

⑪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54，頁3690。

⑫ 宋·孫紹遠：《聲畫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349，卷7，頁21。同註10，冊19，卷1150，頁12981。

⑬ 同註10，冊19，卷1150，頁12982。

浴日亭在廣州附近，蘇軾也寫過〈浴日亭〉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  
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sup>14</sup>

還有劉弇的〈題廣州浴日亭〉

誰識咸池萬頃中，源流窮處與天通。氣蒸古木千巖曉，浪拍扶桑四遠紅。  
焰焰驪珠初出海，騰騰鳥翼漸摩空。不須更問乘槎客，只此波間是月宮。<sup>15</sup>

比較謝民師和蘇軾、劉弇的同題之作，可得見不如後二者壯麗宏闊，純粹以白描的筆法，缺乏豐富的想像。因此，從這三首謝民師的詩作判斷，所謂「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等等的形容，不能不說是蘇軾對謝民師的溢美之詞。

### 三、〈與謝民師推官書〉的散文藝術觀

蘇軾的溢美，與其說是爲了提高謝民師的文學評價，不如說是藉著答覆謝民師關於文學寫作的疑問，抒發個人的看法。配合蘇軾的其他作品，方能展現〈與謝民師推官書〉中的散文藝術觀，以下分爲四個層次試加析論。

#### （一）原則論

蘇軾認爲文章的基本原則，便是「辭達」。〈與謝民師推官書〉云：

---

<sup>14</sup>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冊6，卷38，頁2067-2068。

<sup>15</sup> 宋·劉弇：《龍雲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20a。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辭，達而已矣。」語出《論語·衛靈公》，西漢孔安國注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後來解釋和引述孔子這句話者，皆強調文辭的簡樸直白，不必華章麗藻，例如司馬光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sup>16</sup>朱熹云：「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sup>17</sup>蘇軾在紹聖三年（1096）〈與王庠書〉也說：「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sup>18</sup>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蘇軾在重提孔子的「辭達」說之前，還加上了一段孔子對「文」的看法，此說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蘇軾指出：「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也就是說，「辭達」還必須配合文飾。這一點蘇軾和王安石的見解不同，王安石認爲：「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sup>19</sup>對蘇軾而言，「辭」是工具，使用工具必須有技能、有方法，乃至於有技巧，「文」是「辭」的修飾，「不文」則失去「辭」的作用。相對的，王安石站在實用的立場，「文」是工具，「辭」則是「文」的修飾，「文」的目的達到了，是否有「巧且華」的「辭」便不重要。

此外，蘇軾還補充了「辭達」說的「達」之終極目標，即「達意」。《韻語

<sup>16</sup> 宋·司馬光：〈答孔司戶文仲書〉，《傳家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94，卷60，頁4。

<sup>17</sup> 宋·朱熹：《論語集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8。

<sup>18</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49，頁1422。

<sup>19</sup> 宋·王安石：〈上人書〉，《臨川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05，卷77，頁3。

陽秋》記載東坡教人作文之法：

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sup>20</sup>

作者「得意」，則「辭」便是將所得之「意」傳達出的媒介。「尚意」、「寫意」的觀點盛行於北宋的詩文理論和書畫品評，此不贅言<sup>21</sup>。至於「意」如何能「達」，蘇軾在紹聖元年（1094）〈答虔倅俞括〉裡提出了要掌握物之「理」，口與手皆能明確傳達：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sup>22</sup>

## （二）方法論

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蘇軾把掌握物之理形容為「求物之妙」：

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

<sup>20</sup>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何文煥編訂：《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卷3，頁311。

<sup>21</sup> 可參看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頁266-292。衣若芬：〈寫真與寫意：從唐至北宋題畫詩的發展論宋人審美意識的形成〉，《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90-139。

<sup>22</sup> 同註18，卷59，頁1793。



所謂「求物之妙」，即是尋求物之妙意和妙理。筆者曾經研究發現：「萬物有常理」是北宋文人一致的看法<sup>23</sup>，而蘇軾早在嘉祐六年（1061）的〈上曾丞相書〉裡，便自覺「通萬物之理」的重要性：

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sup>24</sup>

「通萬物之理」的途徑之一，是從「形」上探求，重視即使「無常形」之物，也有不變的「常理」。熙寧三年（1070）蘇軾於京師淨因院為文同所繪的竹梢枯木圖作記云：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所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因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sup>25</sup>

到了元豐二年（1079）的〈文與可篋簞谷偃竹記〉，蘇軾進一步由個人向文同學畫竹而不能得心應手的經驗，說明如何明瞭「常理」，繼而呈現「常理」：

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

<sup>23</sup> 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106-130。

<sup>24</sup> 同註18，卷48，頁1379。

<sup>25</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淨因院畫記〉，《蘇軾文集》，卷11，頁367。

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sup>26</sup>

「胸有成竹」，即〈與謝民師推官書〉所說的「使是物了然於心」。觀察窮究物之「常理」，內化為審美對象之「理」，此審美對象之「理」，經過創作者主體心靈的蘊釀，成為「所欲畫者」，即所欲達之「意」。「意」是否得以被口與手具現表達，便有賴於學習。蘇軾一再感到從認知到表現之間的迫切，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sup>27</sup>；「作詩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sup>28</sup>

至於從認知到表現之間的落差，蘇軾認為是「藝」不純熟之故：「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sup>29</sup>技藝精湛方能臻於「道」，屆時，「辭達」者順理成章，亦即「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作為「辭」之修飾的「文」，可以信手拈來，各種技藝和修辭方法任憑採用。

### （三）文體論

雖然蘇軾在論「辭達」的原則性問題加上了「文」的概念，他並不欣賞刻意雕琢的文詞，甚至大為排斥，對於揚雄的反感，便是一例。〈與謝民師推官書〉云：

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

<sup>26</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文與可篋簞谷偃竹記〉，《蘇軾文集》，卷11，頁356。

<sup>27</sup>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湖上夜歸〉，《蘇軾詩集》，冊2，卷9，頁440。

<sup>28</sup>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蘇軾詩集》，冊2，卷7，頁316-319。

<sup>29</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蘇軾文集》，卷70，頁2211。

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有別於柳開、石介、曾鞏、王安石、司馬光和父親蘇洵推崇揚雄（53B.C.-18）的觀點<sup>③⑩</sup>，蘇軾屢次批評揚雄，指責他好為異說，如：

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sup>③⑪</sup>

蘇軾反對揚雄「允哲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sup>③②</sup>的解釋，堅信堯曾經想禪讓給許由，禪讓並非輕率的想法與舉措，作〈巢由不可廢〉以明之<sup>③③</sup>。又有〈揚雄論〉<sup>③④</sup>，推重韓愈，貶抑揚雄。

揚雄好為異說，文詞也故意寫得艱澀難懂，〈與謝民師推官書〉除了延續蘇軾對於揚雄的批評，並由此引申出關於賦的見解。揚雄說賦乃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sup>③⑤</sup>，連帶地使後人產生對於賦的輕視態度，蘇軾頗不以為然，他在〈復改科賦〉一文中，便主張以賦取士，反對經義策論：

③⑩ 許外芳：〈略談蘇軾“辭達”說的學術背景〉，《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1期，頁70-73。

③⑪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子思論〉，《蘇軾文集》，卷3，頁94。

③⑫ 漢·揚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註；宋·宋咸，宋·吳秘，宋·司馬光重添註：《揚子法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696，卷5〈問明〉，頁8。

③⑬ 同註18，卷65，頁1997-1998。本文《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57題作〈辯揚雄說〉。

③⑭ 同註18，卷4，頁110-111。

③⑮ 漢·揚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註；宋·宋咸，宋·吳秘，宋·司馬光重添註：《揚子法言》，卷2〈吾子〉，頁1。

賦之興也，本於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道人徇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sup>36</sup>

蘇軾認為以賦取士的標準明確，可以判斷應試者的思想和文采，不應該被揚雄偏狹的說法影響：

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隲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sup>37</sup>

因此，文章優劣宜取決於內容，而非文體。屈原的《離騷》似賦，不損其成為經典的地位；揚雄的《太玄》和《法言》不是賦體，即使作者有繼承經典之志，其詰屈聲牙的寫作筆法，仍然不能登儒家之大堂。

#### （四）風格論

誠如葛立方（?-1164）指出的：「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sup>38</sup>蘇軾稱美謝民師的文字「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很容易令人聯想蘇軾對自己文章的形容：

---

<sup>36</sup> 同註 18，卷 1，頁 29。

<sup>37</sup> 同註 18。又參廖志超：《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sup>38</sup>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何文煥編訂：《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卷 1，頁 295。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sup>39</sup>

王水照先生認為蘇軾以行雲流水論文，可能是受到宋初田錫的影響<sup>40</sup>，田錫嘗曰：

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以性合於道，如天地生於道也，萬物生於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sup>41</sup>

而在蘇洵的文論中，則有以風與水相激，自然成文的看法：

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sup>42</sup>

總之，從風、雲、水等自然現象體會為文之道，便是重視文章自然不矯揉造作，沒有事先的拘束——「初無定質」，「不擇地而出」，在創作時「隨物賦形」，舒放和收結都能自如。創作的過程如此，作品也就表現出合乎常理，傳情

<sup>39</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自評文〉，《蘇軾文集》，卷 66，頁 2069。本文《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 57 題作〈文說〉。

<sup>40</sup>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421。

<sup>41</sup> 宋·田錫：《咸平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382，卷 2〈貽宋小著書〉，頁 11。

<sup>42</sup>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2 刷），卷 15〈仲兄字文甫說〉，頁 412-413。

達意的自然風格。

#### 四、「答謝民師帖卷」書蹟及題跋

存世的〈答謝民師推官書〉書蹟，依所藏地上海博物館之著錄，題為「行書答謝民師帖卷」。全帖為紙本，縱 27 公分，橫長 96.5 公分，首行為「軾啓是文之意疑若」，帖末「軾頓首再拜民師帳勾推官閣下十一月五日」，均不見於《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與《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版本全文相比對，共缺 148 字。篇首脫佚的十數行，在帖后題跋部分由明代書法家婁堅依當時的收藏者王衡（1564-1607）之請託，模仿蘇軾書體補寫而成。<sup>43</sup>

「答謝民師帖卷」上較早的收藏印，是南宋「紹興」官印。其後則為萬曆年間大學士王錫爵之子王衡（字辰玉）。婁堅書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題跋云：

坡公書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澹，藏巧於拙，特為淳古。公詩有云：「守駿莫如跛。」蓋言其所自得於書者如此。此卷為北歸時答謝書，予所見公遺蹟，獨「楚頌帖」用筆與此相類，彼似少縱而此則穩重，皆可想見純綿裏鐵也。

婁堅提到的「楚頌帖」，又稱「種橘帖」、「買田陽羨帖」，原帖真跡早已毀滅，現僅存後人摹刻。<sup>44</sup>「楚頌帖」作於元豐七年（1084），為蘇軾離開黃州之後途經宜興時所寫，內容表達了他想歸老於此的心願：

吾來陽羨，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愜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好栽

<sup>43</sup> 宋·蘇軾：《北宋蘇軾答謝民師論文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刷）。宋·蘇軾：《宋蘇軾行書答謝民師帖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

<sup>44</sup> 張俊之：〈蘇東坡和楚頌帖〉，《書法藝術》，1996年第3期，頁6-14。

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之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婁堅之後，是陳繼儒的題跋：

東坡碑版照四裔，不如尺牘書天真爛熳，所謂吾寫字覺元氣十指間拂拂飛出，此卷等是也。……

而後有董其昌的題跋：

東坡書學徐季海、王僧虔，間為李北海、顏魯公，皆奇崛蕭疎。……

馮銓（1595-1672）於清順治八年（1651）題曰：

世人得東坡尺牘，數行便為拱璧，此民師卷凡三十三行三百六十字，筆法古健……

由鈐印得知，「答謝民師帖卷」的收藏者還有清道光間人程楨義、繆曰藻（1682-1761）。過雲樓主人顧文彬（1811-1889）<sup>45</sup>曾將此帖刻入《過雲樓帖》，清同治十二年（1873）題寫云：

右蘇文忠公與民師書，不見昔賢著錄，近時上海徐渭仁刻入春暉堂帖，黃文節云：「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羊欣、薄紹之不遠。」王履道云：「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二公之言，足以為此卷之定評。……

---

<sup>45</sup> 顧文彬，字蔚如，號子山、紫珊，晚號艮庵。清道光進士。

徐渭仁乃清嘉慶至咸豐時上海人，字文台，號紫珊、子山、不寐居士。顧文彬舉了黃庭堅（文節）和王安中（1075-1134）<sup>46</sup>對於蘇軾書法的品評，黃庭堅認為蘇軾的書法兼有楷書和行書筆意，接近羊欣（359-432）<sup>47</sup>和薄紹之<sup>48</sup>。王安中則欣賞蘇軾書法的姿態變化，妍媚中帶有豪情。

和同時期的蘇軾書蹟，例如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渡海帖」相比，「答謝民師帖卷」具有蘇軾一貫的字體向右上欹側的特色，但全篇文氣較為沈穩持重。

「渡海帖」為致趙夢得的尺牘，據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蘇軾在海南時，趙夢得曾經為他奔走中州探望家屬。1100年，蘇軾被詔徙廉州（今廣西合浦），即將離開海南，路過澄邁（今海南澄邁）時未遇趙夢得，於是留下書札給趙夢得的兒子。全文為：

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忽忽留此帑，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軾頓首。夢得祕校閣下。六月十三日。手啟夢得祕校。

「渡海帖」的筆勢較為縱橫，不遇故人，後會難期的心情流露筆端，因此結體也不如「答謝民師帖卷」整齊平順。蘇軾自稱文章「隨物賦形」，觀其書藝，也有隨事、隨理、隨情而形態各異的表現。

## 五、結語

本文從蘇軾與謝民師的交往考察，得知謝民師為蘇軾晚年結識的後生文友。

<sup>46</sup>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中山陽曲（今山西太原）人。年青時曾從師蘇軾、晁說之。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進士。

<sup>47</sup> 羊欣，王獻之外甥，晉朝至南朝宋書法家。

<sup>48</sup> 薄紹之，字敬叔，南朝宋丹陽人（今安徽當塗東），善行書及草書，與羊欣並稱「羊薄」。



存世的謝民師詩作，未必如蘇軾所激賞的「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蘇軾僅為獎掖鼓勵晚輩而發此語。

〈與謝民師推官書〉論寫作原則，主文辭達意。論文章方法，強調探求物之妙理妙意，心、口、手相應。論文體，不受揚雄影響，肯定賦之價值。論風格，推重自然之道，收放自如。

「答謝民師帖卷」縱使為殘本，仍不失為蘇軾晚年的代表書蹟。明清收藏者和題詠者皆指出其沈穩持重，筆力老健之特徵。與同時期的書蹟「渡海帖」相較，「答謝民師帖卷」頗有長者對後起之秀諄諄教誨之意，結體平均，行氣一如，是為蘇軾畢生文學創作經驗之精華總結。

## 參考書目

### 一、引用古籍

漢·揚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註；宋·宋咸，宋·吳秘，宋·司馬光重添註：《揚子法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696。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05。

宋·司馬光：《傳家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94。

宋·田錫：《咸平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382。

宋·朱熹：《論語集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205。

宋·岳珂：《桯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9。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宋·孫紹遠：《聲畫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349。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收入《全宋筆記》第四編五（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1，頁124-125。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何文煥編訂：《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宋·劉翥：《龍雲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19。

宋·蘇軾撰，宋·郎晔選註，龐石帚校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

宋·蘇軾：《北宋蘇軾答謝民師論文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刷）。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刷）。

宋·蘇軾：《宋蘇軾行書答謝民師帖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4，頁2392。

## 二、現代專書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衣若芬：《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

廖志超：《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謝佩芬：《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

## 三、引用論文

王啓鵬：〈論蘇軾的“辭達”創作理論〉，《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2003年6月，頁47-51。

許外芳：〈略談蘇軾“辭達”說的學術背景〉，《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1期，頁7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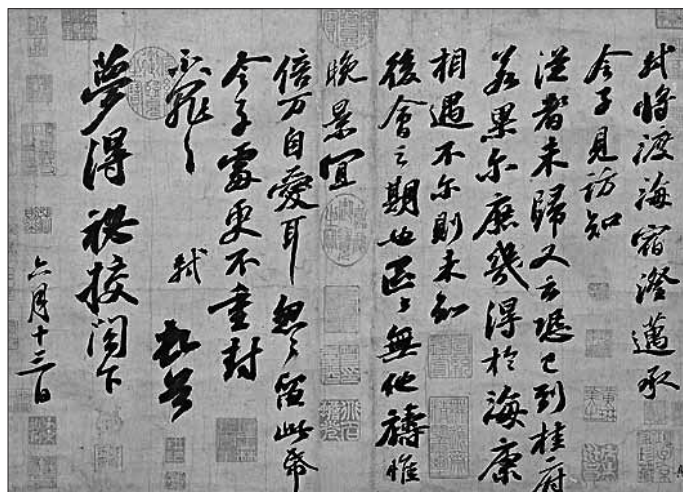
孫民：〈關於蘇軾的“辭達”說〉，《瀋陽教育學院學報》第1卷第1期，1999年3月，頁46-49。

張俊之：〈蘇東坡和楚頌帖〉，《書法藝術》1996年第3期，頁6-14。

謝燕韻：〈蘇軾《答謝民師論文帖》考析〉（<http://www.chinaxieshi.cn/Article/xswh/200810/1448.html>）。



附圖1 「答謝民師帖卷」上海博物館藏



附圖2 「渡海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 A Study of Su Shi's Letter to Xie Minshi

*I, Lo-Fen*

Associate Professor

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 Abstract

Su Shi's letter to Xie Minshi "*Yu Xie Minshi Tui Guan Shu*" was written in 1100, one year before his death. The contents gave an account of prose writing; he brought up literary concepts of "*Wenli Ziran*" and "*Cida*" in this letter. He feels that literary works should be a reflec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natural and diverse. "*Cida*" refers not just to grasp of the main theme of the writing and clarity in expression but also to the style of language used. This letter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essence of his lifetime work pertaining to prose writing.

The letter is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Shanghai Museum. On the back of the scroll is written, Chen Jiru and Dong Qichang's comments and analysis amongst others, of his calli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Su Shi's views towards prose writing, the "*Cifu*" ancient style of writing as well as his bold and restrained style of writing prolific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calligraphy. It is attempted from various angles such as the letter contents and calligraphy styles.

**Keywords:** Su Shi, Calligraphy, Prose, *Cifu*, Literary Theory